

# 从《庖丁解牛》试论技与道的关系

杨林

(内蒙古鄂尔多斯市第一中学, 内蒙古鄂尔多斯 017010)

**摘要:**庖丁解牛是高中语文课程中一篇比较经典的文章,其文章内容主要阐述了庖丁解牛三个阶段,从开始的“全牛”到“未见全牛”,再到后来的“神遇而不以目视”,三次转变说明庖丁解牛的技术不断提升,一直到最后神乎其神的境界。文惠君在了解到庖丁的事情之后,也有所感悟,从庖丁的技内之道向着技外之道开始过渡。但是无论是哪种,我们都可以将其概括成一句话,即“道也,近乎技”,从对技艺的追求向着对“道”的一种追求。本文就以《庖丁解牛》这篇经典的文章为例,以原文为依据来分析一下文章中技与道的关系,并对其进行延伸,来畅谈一下文章之外的技与道。

**关键词:**《庖丁解牛》; 技与道; 精益求精

什么是技与道的关系?我们从表面的内涵来了解一下。技就是技能、技术和技巧,而道可以理解成为一种启示或者升华,它是一个虚无缥缈但是又存在的东西。运用庖丁的话来讲,他更加关注的是道,因为道的深度要比技多出无数个数量级。这样就可以分析出来道与技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,我们可以将技看成是道的一种载体。而庖丁所阐述的技中之道,文惠君理解的则是技外之道。庖丁在练习技术的时候,经历了三个阶段,第一个阶段便是初次解牛阶段,即始臣之解牛之时,所见无非牛者。这句话的含义是庖丁在解牛的时候,心如止水,用心转移,可以将其他一切的干扰因素排除在外,从而全力以赴的干一件事情,那就是认真的研究解牛的技术。第二个阶段就是“三年之后,未尝见全牛也。”三年在这里代指多年的意思。在多年磨炼后,其技术已经进步神速,可以轻易了解牛的内部结构,在精神上与牛的身体结构达成了统一,从而做到了“目无全牛”。第三个阶段则是指庖丁在觐见文惠君的时候,其技术可以看成神乎其神,即以神遇而不以目视,官知止而神欲行。在这个阶段,庖丁的理解已经上升到了“道”的层次,用原文阐述就是“依乎天理,批大郤,导大窾”。通过对这个过程,其实可以发现,这就是人在练习、修养、磨炼的时候,获得某种启发,升华自己,从而实现由技术到创造的一个过程,也就是所谓道由技生。笔者结合文章内容以及多年的教学经验来谈一谈技与道的关系。

## 一、原文分析

这个故事围绕的核心便是两个字“技”“道”,通俗的来讲就是技与道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系呢?其实文章已经给出了答案“道也,近乎技矣”。什么意思?就是道这种东西无论是深度还是高度都要远远的超出技的范畴。

先从文本内容入手,庖丁解牛的技术高超,这在文章有着较为形象生动的描写“手之所触,肩之所倚,足之所履,膝之所倚,砉然响然,奏刀(马)然,莫不中音,合于桑林之舞,乃中经首之会。”这句话直接阐述了庖丁在宰牛的过程中已经做到了得心应手,用职业话术来讲就是炉火纯青,用道教语言来讲就是进

入化境。当庖丁阐述完自己的水平之后,文惠君表示感叹:“技盖至此乎”。技术竟然可以达到如此高的水平!而庖丁对于文惠君的赞叹不置可否,并且说出来自己的想法——“臣之所好者,道也,近乎技”。这是他对文惠君一个中肯的回答,也表露了他的想法,引出了“道”这个内涵。“我所关注的不是宰牛的技术,而是由宰牛技术总结而出来的道,这种道要远远超出技的水平。”在这里庖丁再一次阐述了技与道之间的关系。

为了让文惠君更加深刻的了解自己,庖丁就将自己的宰牛的一系列经历阐述了出来。“始解牛,无非全牛,三年之后,未见全牛”。即:在刚开始的时候,我看到不过就是一头完整的牛而已,但是在多年之后,我关注不再是牛的身体,而是其内部结构。“方今之时,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,官知止而神欲行”。意思就是:经过多年的摸索、探究、实践,我可以很自然的就可以按照牛的身体结构将其拆卸开来,就好像不是我刻意操作,而是一种精神在引领着我,这一切显得十分自然。庖丁为了解释这种“神欲行”的感觉,开始用一些案例和细节来为自己补充“彼节者有间,而刀刃者无厚;以无厚入有间,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”。意思是说在牛的各个关节之间,存在着一定的空隙,这个空隙十分狭小。一般来讲,刀是没有办法进入的,但是庖丁在这种状态下,仍然可以拿着刀挥舞在这细小的空隙里,游刃有余。在这里庖丁可以算得上是一种夸张的手法,即将刀无限放大,将关节缝隙缩小,但是刀仍然可以进入到关节缝隙之中,以此来展示出自己宰牛技术的水平。

文惠君听了庖丁的经历以后,也悟出了养生的道理,即“善哉,吾闻庖丁之言得养生矣。”

这个故事中,我们要注意的是什么呢?就是庖丁所讲的一句话:“道也,近乎技”。问题是,这句看来十分明白的话,它表达的是什么意思?如果我们不加深思,会认为它很简单。“道者,近乎技”,意思是:我重视的是道而不是技。但是,仔细想想,在上述文本中,实际上包含两层含义,一是将“近乎技”的“进”理解为“转向”,也就是说,我关注的并不是“技”,而是另外

一种东西“道”，由对“技”的追求引向对“道”的追求。所以“道”比“技”更进一层。应该说，中国古代在对庄子《庖丁解牛》故事的理解中，大部分人取的是这个意思。我们看一下郭庆藩的《庄子集释》，其中注云：“直寄道理于技耳，所好者非技也。”这里表达的就是一个“转向”，我所关注的不是“技”，而是寄托在“技”中的“道”。然后，他又以疏的方式进一步解释说：“舍释鸾刀，对答养生之道，故倚技术，尽献于君。”这是从形态层面而言，讲的是宰牛问题，实际上指向的是养生之道。养生之道与宰牛之技是两个不同的事情，郭庆藩所指之“道”就是养生之道，是技外之道。接着他又解释说：“进，过也，所好者养生之道，过于解牛之技耳”，同样也是说明“进”为“转向”之意，只不过转向后是比转向前更高的一个层级。

## 二、庖丁的技中之道

在庖丁所论述的技与道关系里主要阐述出了两个字，即“超越”。超越是指在某种东西，超了另外一种东西，即道超越了技，这与哲学之中的“扬弃”有着异曲同工之妙，即不是对某件事物或者某个东西进行否定，而是超越它，达到一个更高的水平。超越意味着达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。在庖丁解牛的过程中，庖丁以及很好地解决了解牛技术的问题，那么此时他就不再是问题，而是超越它，获得庖丁所谓的“自由”。庖丁自己就对这个概念进行了深入的阐述，从开始的见到的全牛，到三年之后未见全牛，再到一段时间的磨炼之后达到了“官知止而神欲行”的状态，即不用看，仅仅凭借着精神和感觉就完全可以达到解牛的目的。这个过程中正是说明了庖丁在初始状态还是比较依赖技术，但是当技术问题被解决掉以后，就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、游刃有余的“道”的状态，而这种道也正是庖丁极力关注的内容，这是对技术的一种超越。不过庖丁的道始终处于技中之道，即围绕宰牛来讲的，但是文惠君则是对其了升华，从宰牛之道转向了养生之道，对于我们来讲，则是可以转向其他方面，比如艺术之道、教学之道等等。

所谓万变不离其宗，不论什么术，都是从道的理论上产生的，万事万物的变化都殊途同归，庖丁对于解牛的技术来讲，已经登峰造极了，而到了术的顶点之后，所行的技术也返露出了道的影子。可见术是无法脱离大道本质的，庖丁技术会高于其他的屠夫，正是因为他观察了牛的身体结构，理解了用力的方式，他这个过程已经无意间算是在悟道了，这里的道指的就是变化的本源。文惠君也同样理解道的规律，所以在庖丁的手法中，能够触类旁通，得养生之道。大道三千，皆出一门。庖丁解牛是“道”和“术”的结合而达到的境界。心中有牛，且有牛的各部位的关联，心中的牛或立或卧，或生或死，观照到微妙之境，这是道的运用。怎么解，先从哪着手，是用什么样刀具，未割开里面怎样下刀，部分解开后如何下刀，见与不见一样，间隙骨节大小无别，能游刃有余，这是术的高明。道是根本，术是发挥。术不能离了

道，不然反受其咎。道，意为天道，又或是自然规律。自古以来，万物运转与一“道”字百般牵连。道德经里有，“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”。从其中可以看出，人地天和宇宙，是互相牵制，是在某种程度上是辩证统一的。道生于其间，维系着四方基本平衡，推动着四方的前进。

## 三、文惠君的技外之道

文惠君的养生之道则是很好地阐述了什么是“技外之道”。文惠君的技外之道是对技与道关系的一种延伸，而庖丁的技与道关系则是原始含义。不过文惠君的技外之道也是一步步地转变而来的。在文惠君的初始认识中还停留在技中之道，他说道：“善哉，技盖至此乎”。这里他还只能够理解到技术这个层面。但是通过庖丁的阐述以及解释，文惠君则是掌握了技外之道的内涵，从而得到了养生之道，即“善哉，吾闻庖丁之言，得养生矣。”当然，文惠君在庖丁解牛之道的基础上得到了养生之道，而其他学者通过对庄子文章进行解读，也得出了其他的道。养生和宰牛是两件没有关联的事情，但是却存在着相同点。无论是养生之道还是宰牛之道存在着同构性，即只要掌握了事物的内在变化规律，就可以升华自己的思想。庖丁正是因为掌握牛的肢体结构，掌握宰牛的规律，才可以做到游刃有余，做到宰牛的自由。文惠君则需要深入的掌握生命机理，认识到生命的规律，顺应生命的发展趋势，才可以达到养生的目的，实现生命的自由。

## 四、结语

通过对上述内容的总结以及总结，我们可以发现技与道其实是一种内在的关系，无论是庖丁解牛的技中之道，还是文惠君养生的技外之道，其阐述的都是一个共同的道理，即遵循事物的发展规律，才可以获得自由，感受快乐。技术是道的载体，道则是技术的升华，二者虽然矛盾是相关影响，内在联系，因此深入了解《庖丁解牛》这篇文章，才可以更好地掌握事物内在的发展规律，进而深入了解技与道的关系。

## 参考文献：

- [1] 官炳才. 一字立“骨”，读懂庄子——《庖丁解牛》教学设计述评[J]. 语文教学与研究, 2020(13): 123-130.
- [2] 刘凌. 《庖丁解牛》的阐释循环[J]. 中学语文教学, 2020(06): 49-53.
- [3] 刘爱力. 悟《庖丁解牛》之道 寻寄递发展之法 解能力不足之痛[N]. 中国邮政报, 2020-03-31(001).
- [4] 李玉山. “依乎天理”说“养生”——对《庖丁解牛》的具化解读[J]. 语文教学与研究, 2020(03): 155-156.